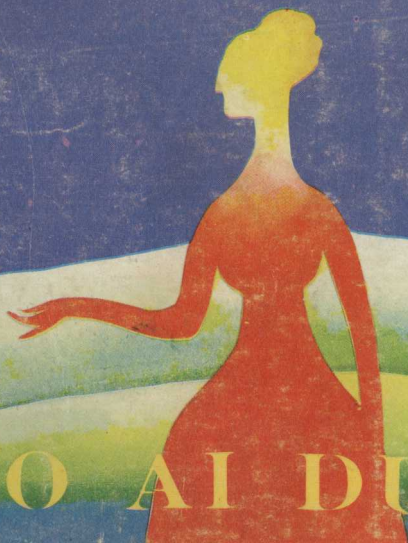


夺爱

(美) 沙伦·科恩 著 廖永煌 译



DUO AI DUO AI

夺 爱

(美) 沙伦·科恩 著 廖永煌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夺 爱

【美】沙伦·科恩 著

廖 永 煌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5.25 印张 插图 2 116 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600 册

ISBN 7-219-01499-6/I·434 定价：2.10 元

875480

第一章

“我是克赖顿·多宁的儿子。”他在门口郑重其事地向办公室内的安德烈亚宣布，好象无论她承认不承认，这都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是为了他的遗嘱才回来的。”

贾森！安德烈亚·姆金利看到他那双黄褐色眼睛在注视她，他的表情使她惊愕得瞠目结舌了老半天。忆往昔，十年前他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朝朝暮暮心相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才十五岁。当时她情窦初开，谈情说爱，情深痴迷。他的突然离去使少女的初恋遭到了失望的煎熬，十年来时光荏苒，深情相思，她望穿秋水，现在他竟认不出他面前的这个女人了。他对她凝视了一下之后，不等她转过身来他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她说往后退了几步，示意要他进入门厅，“非常抱歉，我们来不及通知你回来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她的语气带有歉意，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他毫无反应。

“你父亲死得太突然，我们手足无措，哟，”当他仍然无动于衷时，她感到有点忐忑不安，双手摩擦着手臂，“你还是先见见你哥哥吧。”她自我解围，以摆脱这种窘境。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必要。”贾森回答说。

他没有变多少，安德烈亚心里想，她斜视他一眼，他那

古铜色的脸显得严峻，当然比以前老些了，而且眼角上开始出现皱纹。她觉得这副相貌最好还是微露笑容好，不要象现在这样绷着脸。但无论他如何变，她都能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他认出来。

“他在书房里。”她领着他通过门厅来到尽头的一间房子，房门是敞开的。“我们在等你父亲的律师。罗伯特，”她通报说，“你弟弟来了。”

“贾森？”罗伯特坐在他父亲生前办公的座位上，抬起头来看贾森。“我不知道你来了。”他立即起身向他打招呼并绕过办公桌，伸出手去准备和弟弟握手，“你好吗，贾森？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是吗？六年还是七年了？”

贾森无意和哥哥握手，罗伯特只好把手收了回去，样子显得十分尴尬。

“抱歉得很，父亲的葬礼我们未能及时通知你回来参加，”他表示歉意地说，“我向你原来的地址打电话，但和你联系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作了这种努力，真够意思的了。”

罗伯特勃然变色，但他对贾森的讽刺性责难并没有回敬。安德烈亚也怀疑罗伯特没有诚意，如果他是真心实意想弟弟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他还是可以设法通知他的。不过人们对贾森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而罗伯特则想在父亲的葬礼中尽量少花钱。

“你怎么不坐呢？”罗伯特指着窗子旁边的一条椅子冷冰冰地提议说。“律师一会儿就会来，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办理。”他继续平淡地说。不等贾森答话，他又重新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摆在他面前的各种文件。

安德烈亚打量着这对同父异母兄弟，她想他们之间的关

系只不过如此，若即若离罢了。他们十年没有见面了，本应同享家人团聚之乐，而不是这样寒暄几句就各行其事去了。

罗伯特是两兄弟中的长者，他比贾森漂亮一些，头发褐色，瓜子脸蛋，酷象几年前故去的生母伊丽莎白·多宁。

贾森长得象他父亲，没有罗伯特那么眉清目秀，脸有点圆，且带黑色，双唇薄而宽，安德烈亚对他的印象是他有一种原始人的气质，这种感觉甚至在她年纪还很小，对贾森出生背景的风言风语还不太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多可爱的一个孩子，”多宁的管家一直这样婉言地叫他，但每当安德烈亚一进屋他们就议论纷纷，这使她怀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家人之爱。罗贝达卡特原来一直是克赖顿·多宁办公室的女接待。她年轻时是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就不那么娇媚了，与其说她对克赖顿有磁铁般的吸引力，远不如说她随时都甘心情愿地供主人任意享用，也许就是这种天性使她与克赖顿有过一段特殊的关系。后来她怀了孕，这对克赖顿和她自己都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也许人们的背后议论是对的，那次怀孕是她有意安排的，她想用孩子来对他进行讹诈，使他对她的兴趣持久下去。

但她的讹诈未能奏效，克赖顿从来就不否认这个事实，他公开承认贾森是他的亲生儿子，甚至花五万美元的高价把孩子要回多宁大院，和他住在一起，只是由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及其亲生儿子、贾森的哥哥罗伯特·多宁对贾森总是耿耿于怀，另眼相看，贾森和父亲克赖顿住在一起的时间才那么短暂。那年安德烈亚才十五岁。

“这张条子讲的是什么？”罗伯特问她。

“对不起，你问什么？”由于天长日久，过去的许多事情

安德烈亚已模模糊糊记不清楚了。“罗伯特，你刚才问我什么呀？”

“这是贾尼斯·潘顿送来的条子，”他手里拿着一张米白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举行的结婚周年纪念晚会上你们未能光临，我们深感遗憾。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况且安德烈亚打来电话，作了说明。’”

“我告诉他们由于你父亲逝世，我们不能前往。”

“我打算在晚会上和艾伯特·潘顿谈点生意。”他边说边把眼镜取下来放在桌上，接着又懒洋洋地用手按摩着鼻子。他父亲突然故去，两个星期以来他一直疲于奔命，心力交瘁，脸色焦黄，大小事情都要他去料理，葬礼也要他亲自安排，真叫人应接不暇，但是使他感到最伤脑筋的还是对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和背后的风言风语。

“那么我该打个电话告诉贾尼斯·潘顿，我们还是会设法参加他们的纸婚周年纪念。”安德烈亚具体地建议说。她把他手中的信接过来，“不管怎样，你离开办公室去松弛松弛一下也许会有好处。”

“你说得对，”罗伯特感激地向她微笑，“谢谢你，亲爱的。”

贾森趾高气扬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说完话，安德烈亚的那对蓝眼睛转过来望着贾森，他也抬起头来举目而视，“你不是罗伯特的女秘书吗？”

“不，多宁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你哥哥的秘书。”

他怀着新的兴趣注视着她，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从上到下扫视了一下她那宽松的毛背心，褐色的雪花呢衬衣以至她脚上穿的皮鞋，然后打量她的脸部表情。刹那间，他的眼神里

表露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面前这个女人好象有点面熟似的，但这种感觉却稍纵即逝了。微笑了一下之后，他的表情又严峻起来，愤世嫉俗地低语道：“罗伯特真好运，他现在不仅万贯家产垂手可得，而且还有一个这样俯首帖耳的女人。”

尽管她认识到这只是对她的恭维而已，但她却情不自禁地喜欢它。贾森那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他的好奇心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使她感到心神不定，她不由自主地有点轻浮起来。“我想你一定是认不出我来了，多宁先生。”她羞羞答答地自我介绍说，“我是……”门铃突然响了，她不好再说下去了。“对不起，”她只好向他表示歉意，并往门厅走去，但她离开房间时，他以热情的目光相送，这使她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她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人，个子高，四肢长，体形苗条，浓密的褐色头发在她那长颈背上做成了一个漂亮的圆髻。眼睛微带蓝色，不会特别惹人注意。容貌虽然好看，逗人喜欢，但也极为平常。她随遇而安，善于处理生活，并认识到贞节是她最主要的价值，是最可贵的礼物，千万不能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然而有那么一瞬间，当贾森目不转睛地盯着打量她时，她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在冲击着她。

“卡佩茨先生，”安德烈亚一打开门就看到这位年长的律师，并向他打招呼，“我们一直在等你。要我替你拿大衣吗？”

“谢谢你，安德烈亚，”老人把厚大衣脱下，安德烈亚从他手里接过来。接着他再一次好奇地瞥了她一眼，“今天你看起来很不寻常，我亲爱的，你做了一下头发，是吗？”

“没有，”她回答说，同时把他引入书房。“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女人。”

“文森特·卡佩茨先生，这是贾森·多宁，”她把律师介绍

给贾森，贾森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是克赖顿·多宁的小儿子。”

“是的，我知道了。我冒昧地和他联系过，因为遗嘱中提到了他。你好，贾森·多宁先生。”他接着把手伸了出去，贾森立即和他握了手。“今天你能来，我感到很高兴，你父亲坚持说，放他的遗嘱时，他所有的孩子都要到场。”

“所有的孩子？”贾森好奇地问。“是不是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人？”安德烈亚对律师通报情况时的这种措辞手段极感兴趣，有人用过“放”遗嘱这个字眼吗？

“罗伯特·多宁，贾森·多宁，安德烈亚·姆金利，”文森特·卡佩茨核实了一下名单。“他把安德烈亚看作是他家的成员之一，并把她列入了继承人名单，虽然他未能活到亲眼看到她和他的儿子结婚。”

“姆金利？”贾森转过头来，正好他的目光和安德烈亚的相遇，这时他已难以置信地把她认出来了。“安迪？”惊奇过后，接着而来的是另外一种感情，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这种喜悦是由出人意料的重逢而带来的。然后，他的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了这位女人。过去的十年，她已长成了一个大姑娘，现在青春正旺。“那个吵吵闹闹，蹦蹦跳跳的小女孩长大成人了，”他鉴赏地喃喃自语，“我真该死。”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安德烈亚用滑稽的口气说，她被他那公开羡慕的神气所诱惑了。“我来给你泡杯茶好吗，多宁先生？”

“不，”他的眼睛还继续盯着她的脸，他的神气是那样有诱惑力，使她感到好象他在轻轻地触摸她似的。安德烈亚赶快把头转开，她完全被他那深不可测的眼光迷住了。

“要我替你做点饮料吗，罗伯特？”她想主动为他做点什

么。“你平常喜欢喝的？”

“好吧，亲爱的，”罗伯特心不在焉地回答她，他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有一台电视机和放象机。“喝点也好。”

“卡佩茨先生呢，也要点吗？”

“来杯稗麦威士忌吧，再给我一点水，亲爱的。”

当大家都坐下来喝饮料时，卡佩茨先生把窗帘拉下，室内的光线立即暗了下来，然后他打开按钮放录象。屏幕上开始出现图象了。

“文森特先生告诉我说我这样做是合法的，”克赖顿·多宁没有向他们打招呼就说起来了。白发老人仍坐在他那青龙木办公桌后面，这个位置上现在坐着罗伯特。老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摄像机一动也不动。但是他说，“为了安全可靠，还是要搞个东西，以便有个根据，证明是我自己的意志，好象你们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似的。”

“好吧，”老人手一挥，又迫不及待地继续说，“我，克赖顿·塞缪尔·多宁，此时此刻神志清楚，头脑正常，只是身体有一点不适。现在按照我的意志，立下我的遗嘱。温斯顿医生告诉我说，我可能活不到下一年了，他发现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这种病的名称很长，但你们只需要知道在我的体内有什么致命的东西，致使我痛不欲生，宁愿死去。我没有把它告诉你们中的任何人，因为我不想在我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让你们把我当作一个病残老人来服侍。”

安德烈亚忍不住慢慢地苦笑起来，克赖顿·多宁正是象他说的这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总是我行我素，刚愎自用。

“就这样吧，”老人温和地小声说，他拿了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喝了一口之后把它放在桌子上。“一个

快要入土的人总是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来反省自己，反省一生中有那些感到遗憾的事，我现在正是要反躬自责。

“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中哪一个使我感到最失望，”克赖顿·多宁心绪不宁，说话的声音微带怒气。“我不想把我和贾森之间的事告诉你们。”

“但你会告诉我们的。”贾森向屏幕上的老人说。

“但我还是会告诉你们的，”老人的话证实贾森的猜测是对的。“你们听着，我现在不能说贾森有个正常的童年，他的生母对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她只是想讹诈我。当她的讹诈破产后她就主动提出，要我给她五万美元她就把孩子完全交给我。我很高兴，很快就接受了她的条件，以便把贾森接回来。”

安德烈亚往屋的那边看去，屋里光线暗淡，她想观察贾森·多宁的表情，这种表情犹如天上的乌云在他脸上忽隐忽现地飘过似的。他没有他哥哥长得漂亮，但在他那对黑眼睛里和他那瘦瘠而紧绷的面容上，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他在这副执拗和蔑视一切的脸相看上去酷似他那出人头地的父亲。

“我送他上我国最好的学校去念书，目的是想，有一天他能一起来经营这个公司。但他不识抬举，竟敢对我说他不要我的任何股份，他还说他永远不会要我的钱，甚至不想用我的名字。他要自食其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而不能让我牵着鼻子走。不知你们是否相信他的这些傻话。”

“对罗伯特我也不乐观，”克赖顿怒气冲冲地继续说，“我曾为他感到高兴过。他上过法律学校，毕业后按照我的意愿来到公司工作，做生意他是把好手。问题也就在这儿。”老人喝了一大口白兰地酒润了润喉咙之后又继续说，“公司已成了

他的嗜好，虽然我们已是我国东海岸最大的一家进口公司，我想他决不会满足于他已得到的东西，他赚的钱会一年比一年多，说句老实话，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有了些什么东西。

“现在我要来谈谈安德烈亚了，”老人开门见山地说。“他和她幽会已差不多一年了。对此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在我与世长辞以前，要她成为我儿子的媳妇，恐怕是无望了，想要孙子、孙女就更不用说了，他还没有向她求过婚，我甚至认为，他还没有和她同过居。”老人开玩笑说，“你们认为贾森要说服安德烈亚和他一起上床睡觉还要多长的时间呢？”

“十分钟。”贾森暗示说，说着他瞅了她一眼。

“只有安德烈亚，她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老人主动提供情况说。他那仁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双手弯曲放在他面前那漆得闪闪发亮的青龙木桌面上。“你别错误地以为，因为她是汽车司机的女儿就会高兴地嫁给你，罗伯特。她的出身是高贵的。”他说这句话时，感情是那样的冲动，他那宏亮的声音在空中回旋荡漾。“我说这话不是指金钱和血统而言，我是说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的心在这个女人身上所看到的東西。在安德烈亚身上就已看到够多的东西了。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姑娘，她是我最想念的一个人。也许我死后她是为之最感痛苦的人。我真是过意不去。”

安德烈亚紧咬牙关抑制自己的感情以免痛哭流涕。她也慢慢地变得很热爱这位老人了，老人现在知道了这点，她感到心满意足。

“安德烈亚，我要向你告别，说再见了，”克赖顿·多宁平静地说。“但我不想看到你哭。真活见鬼，我忘了还有东西要告诉你呢，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可告诉你呢？”他的声音有点颤抖。“我也不想看到你哭，一个男人总想自己象个男子

汉，甚至当他感到胆怯时也是这样。”

他说到这里时，安德烈亚已泪如泉涌，她那苍白的脸上满是泪痕了，她赶快用手掌把它擦掉。

“好了，这些使人扫兴的话讲得够多了，”克赖顿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我亲爱的安德烈亚，”他满脸笑容地把身子往前倾，“我给你留下了二万五千元，还有挂在起居室墙上的那张油画，画的是游泳者，你总是很喜欢这张画。

“我儿子贾森素来就很喜欢文学，”老人继续说，“所以我给他留下了一箱书，希望他能阅读它们，并从中学到一些写作技巧。箱子就在我的卧室里。罗伯特懂得，在商业上，联络工作是何等重要，所以我的通讯录就留给他，我深信他会很好地利用它来赚得更多的钱。”

“公司留给谁呀？”罗伯特尖声问道，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不转睛地望着屏幕。

老人为这种悬而未决的巧妙安排感到称心如意。“但是其余的留给谁呢？”他附和着罗伯特的思想。“我还有一栋房子和一些车辆以及库存，还有一个多宁进口公司，这些东西的价值共达八千三百万美元。”贾森听了以后惊愕得低声打口哨。

“我想要孙子孙女，”老人继续说。“我的长孙如果能用我的名字取名我将会很高兴，但是由于我很快就要离开人间，我不可能见到我的孙子了，我希望安德烈亚能给我生几个孙儿孙女，在她有生之年完成我的宿愿，我的遗嘱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面是遗嘱的主要内容：

“我儿子从他与安德烈亚结婚的那天起继承我的全部家产。这一天来到之前，罗伯特可继续担任多宁进口公司的代理董事长。”

“再见了，祝你们好运。”老人高举一杯白兰地，满脸笑

容地为大家干杯，随后屏幕上就什么也没有了。

整个屋里鸦雀无声，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图象虽然消失了，克赖顿·多宁那具有权威的形象好象还在屏幕上似的。接着他们就一个一个地离去了，带着各自的想 法，各自的理解，各自的打算离去了。

“我一处理完公司最紧急的业务之后，就立即和安德烈亚结婚，”罗伯特讲究实际地说，律师已在倒片。“此事再简单不过了。”

贾森站起来“嗯”了一声表示同意，他从那女王式椅子的靠背上取回大衣。“继业后的五十年恐怕不会太好过，要奋斗才行。箱子在哪里，快给我看看。”大家还来不及答话他就转过身去面向安德烈亚，“我就要上路了。”

“当然可以带你去看。”

“父亲对你还公平吗，贾森？”安德烈亚和贾森到了门厅以后，罗伯特在他们后面喊着说。

“当然公平，罗伯特，”贾森立即回答，但他没有回头。

“不过，对于这个家庭我从来就没有任何感情。”

安德烈亚领着贾森上楼梯到二楼时一声不吭，她想，也许贾森没有资格得到和他哥哥一样的继承权，因为他哥哥一直呆在公司里，并为之工作着。但他也应该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一箱书。既然克赖顿·多宁如此慎重其事地谈到了他的童年，他在家 里就不应该受到那样冷酷的待遇。贾森的出生背景不应该由他自己负责，那件丑闻应该怪罪于克赖顿·多宁和罗贝达卡特，而不能责怪无辜的孩子，何况他已被排斥在家庭外面这么多年了，付出的代价也够大了。

当他经过那长而弯曲的楼梯时，安德烈亚转身向着右边看了一下挂在乳白色墙上的肖像，肖像引起了她对过去的漫

长回忆。这是一幅油画，克赖顿·多宁眼睛向下俯视，在那朦胧可见的深褐色油墨中，从他的眼神里仍然可看出他有惊人的判断力。下面的大厅里，他妻子伊丽莎白在微笑，她怀里紧紧地抱着五岁的罗伯特，但多宁的另一个儿子却没有把他画在油画里。这只能使安德烈亚在情感上与贾森产生共鸣，这种情感刚才在下面的书房里就已经有了的。贾森也是克赖顿的儿子，但他从来就没有被看作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感到很难过，你父亲把他做过的事都说了出来，”她想对贾森一直所受到的冷遇表示歉意，“对你来说是不愉快的事。”

“当然不愉快，”他好象被这一简单的事实弄得局促不安似的。他马上换了一个话题。“这些日子里你都在干什么，安迪？陪我哥哥出去找女人？”

“我有工作。”对他的挖苦她根本不予理睬。“我现在是法拉戴出版社的编辑，实际上是个初级编辑。不少作者，满怀希望地给我们寄来书稿，却又被我们回绝了，他们感到心灰意懒。我就是给他们写回绝信的。”

“啊，”从他的微笑里可看出他的同情心和温厚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吸引力。安德烈亚注视着他，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被回绝是痛心疾首的事，我希望你的笔调优美，娓娓动听。”

“我会尽自己的努力。”他望着她的眼睛，眼光是那样严肃坚定，她一时搞不清他是要和她谈书稿呢，或是还要谈别的什么事。贾森把头转过去，眼睛往窗外看汽车司机住的小屋，小屋就在那边，在那银白色桦木林里半隐蔽着。

“过去你是怎样从那小屋到这儿来的？”他好奇地问。“路

弯曲，不好去，就是机灵的女人也很费劲。”

“不……”她缄默了一阵。他那娓娓动听的恭维话以及讲话时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使她失去了警觉，她口若悬河似地讲起来了。“我父亲去世后，克赖顿主动给我提供学费和上大学的其它费用，他把这叫做‘多宁奖学金’，但我知道全部是私人性质的帮忙，他很喜欢我父亲。”

“从此以后，事情一件引发一件，”安德烈亚耸耸肩膀又继续说，“比如说我写信向他报告我在学校里学些什么东西，学习进展如何。我还常常拜访他，而且他开始要我和他一起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罗伯特大部分时间都很忙，我想克赖顿可能感到有点孤单。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儿子，但他又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有孩子的乐趣。”

“他是得什么病症死的？”贾森插话问道，又一次改变了话题。

“他得了肠癌，但又不是……”她停了下来，以免讲得太多了。罗伯特作了很大的努力来治疗他父亲的病，使他延年益寿。如果把事实真相告诉贾森，所作的努力就都前功尽弃了。

“但不是什么？”贾森疑虑重重，看到她突然遮遮掩掩不说了，情绪极为不安。“出了别的什么事？”

“对外我们是说他得了心病。”

“你是说心脏病发作，是吗？”

“意思差不多，”安德烈亚说话有点躲躲闪闪，她把克赖顿·多宁的卧室门打开，一个装有伊丽莎白画像的镀金架子还放在床头柜上，安德烈亚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件法兰绒浴衣摺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精心整理过的床底下。甚至那个有玻璃塞子的圆酒瓶也还放在他的梳妆台上，这个酒瓶是他最喜

欢的东西，专门用来装白兰地的。屋里的这种摆设，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

“他是死在哪里的？”贾森步步进逼要她说出事情的原委。“在办公室里与人争论基维水果的价格，是吗？”

“他是死在床上的。”她对他这种轻率无礼、咄咄逼人的追问感到气愤。如果是谈论他从来不认识的人也许可以这样，但谈论他的父亲却不能如此无礼。他至少尽了努力送他的两个儿子上学读书，又在公司里给他们安排了各自的职位。

“死的时候无亲人在场？”

“是的，”安德烈亚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无人在场。”

“好了，”贾森把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调和。

“我只是问一问，大家都知道，我父亲对女人颇感兴趣，我本人就是一个活证据。”

安德烈亚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她向他望去，当他的眼光和她的相遇时，他毫无诧异之感，就好象自己知道自己要发脾气了似的。“‘欢迎你回来，贾森。’”他用一种讽刺挖苦的口吻说。“‘别搞错了，以为这是你的家’，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当麻疯病人隔离开来，安迪？”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知道，”他立即抢着说。“家里一定有什么秘密，罗伯特决心对我隐瞒下去。”

卧室窗子下的那个座位上放着一个箱子，在箱子上克赖顿写了“贾森”两个字，安德烈亚转身面对箱子，走过去用她那颤抖的手把盖口打开，以便查看里面的东西。“这就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那箱书，”她突然改变话题。“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想要他死的时候还在读的那本书。”